



短篇評彈

開元宵

本社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〔短篇評彈〕

開元宵

本社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两个短篇評彈。

“万里探亲人”根据报纸通訊改編，写苏联妇女謝妮亚到中国来探望她的亲密友人季凌云的父亲、革命老人李德山的故事，它反映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感情深厚的友誼。“鬧元宵”写下放干部在农村，和农民共同劳动中打成一片。

〔短篇評彈〕

鬧 元 宵

本 社 編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廣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0311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1/9 字数21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 定价(六)0.10元

目 次

万里探亲人.....	沈 弦 屠光祺(1)
鬧元宵.....	沈偉鵬(23)

万里探亲人

沈 弦 屠光祺改編

〔表唱〕莫斯科到北京城，

八亿人民心連心。

中苏友誼花似錦，

千言万語唱不尽。

不唱那苏联紅軍打日本，

不唱那无私援助情誼深。

唱一段扣人心弦好新聞，

万里迢迢探亲人！

〔表〕在上海乍浦路和平里，有一位老年工人，名叫李德山，今年已經九十二岁了，虽然年逾古稀，白发似銀；却是耳勿聾，眼勿花，蛮有精神。他在大革命以前曾經跟随董必武同志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，組織碼頭工人与反动派进行革命斗争，几次遭到反动派的逮捕，坐过牢，受过刑，对于革命事业，可真是赴湯蹈火，出生入死，着实有过一番貢獻。解放以后，他孤单一身，并无亲人，政府对他非常照顧；衣、食、住、行，都作

了妥善安排，因此他的晚年生活，倒也过得无忧无虑，称心如意。

但是，李德山还有一桩念念不忘的心事。原来他有一个儿子，名唤季凌云，在1926年由党送往苏联学习，取了个苏联名字叫“舒拉”；后来又调派到海参崴“五一”工人俱乐部工作。是个共青团员。当时书信往返，常有联系。不料自从1933年后，却如断线风筝，音讯杳然。李德山虽然千方百计地打听儿子下落，仍然似石沉大海，毫无信息。因此，他常在人前背后，深更半夜，想起自己唯一的亲儿，总不免牵肠挂肚，暗暗流泪。真所谓：“万里关山人未还，白发倚闾望眼穿。”

再讲虹口区公安局乍浦路派出所，有位户籍警丁尧培同志，平时工作认真负责，又肯深入群众，碰到居民有啥困难，总是非常热心热肠地相帮解决。最近担任了和平里的专管工作，听说这位李老翁待人和蔼可亲，又是位老革命同志，所以时常来跟他聊聊天，谈谈心。这一天，丁尧培又到李家来，一进门，看见李德山正在看报。

丁尧培：李老先生，你在看报啊。

李德山：喔，丁同志来啦。快请坐。

丁尧培：报纸上的字，你倒还看得清爽？

李德山：全靠这副老花眼镜啦！看报我倒是成为习惯了，每日勿看勿过门。

丁尧培：象你这位百岁老翁还是这样关心国家大事，真該向你好好学习哩！

李德山：你說得好。其实这几天的报纸真有看头啊，你看我們的祖国，兰州铁路剛鋪好，长江大桥又落成，……真是日新月异，突飞猛进！可惜我年紀老了，如果年紀輕一点，我一定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哩！

丁尧培：是啊！祖国这些辉煌的成就，全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，还有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。就拿长江大桥來說吧，也多亏苏联专家的設計和指导，所以才能以最快的速度，在万里长江架起这座世界第一流的大桥啊！……

李德山：（表）丁同志一提起苏联的无私援助，倒又勾起李老翁的心事，想起自己儿子来了，所以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……”

丁尧培：（表）丁尧培正在談得兴高采烈的当口，突然看見李老翁双眉紧蹙，唉声叹气，感到奇怪，倒要問問他。（白）老先生！你为啥忽然勿高兴，有啥心事嗎？是勿是我們对你生活上有啥照顧得勿周到的地方？……

李德山：唉！丁同志！說来話长哩！

（唱）我虽是白发蒼蒼年近人，
多蒙政府关怀深。

暮年生活多安逸，

无忧无愁度晨昏。

丁尧培：既然如此，那你为啥勿开心呢？

李德山：丁同志啊——

（唱）問我为何添愁悶，

皆因为思念亲儿心不宁。

想他是早年出国去苏联，

在那东方大学求学間。

丁尧培：哦！老先生原来还有个儿子，在苏联留学，将来学

成回国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，不是蛮好嗎？

李德山：丁同志，話虽勿錯，但是我的儿子啊——

（唱）他是二十余年来音訊絕，

生死存亡不知情。

我虽是百計千方去寻找，

至今下落仍不明。

丁尧培：唔！……那么你儿子叫啥名字呢？

李德山：（唱）想当年父子两人鬧革命，

我儿化名季凌云。

因为反动政府抓得紧，

党送他，去到苏联求学間。

后来調到海参崴，

担任了俱乐部的副主任。

改了个苏联名字叫“舒拉”，

常有書信寄家中。

不料一九三三年以后，

忽然間，象那石沉大海无音訊。

看如今祖国建設多輝煌，

更使我时刻思亲人。

但愿得父子重相見，

他也能为社会主义貢獻好青春。

丁尧培：(表) 丁尧培同志听完了李老翁一席話，心里很激动。当时却不露声色，先安慰了李老翁一番。一看辰光勿早，他就离开李家，回到所里，已經下班時間；吃过夜飯后，躺在床上，心里好象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，翻来复去，总归睏勿着。

(唱) 夜闌深，人声靜，

左思右想难安枕。

想今日李老先生心头事，

本是父子骨肉情。

怎奈是事隔如今已二十載，

黃鶴杳然无音訊。

这真似風箏断綫滿天飄，

大海撈針何处寻？

(表) 丁尧培同志想到此处，感到要办好这桩事情，的确有困难；但再轉念一想，我是一个公安人員，又担任戶籍工作，人民群众要找寻亲人，这是我应

尽之責，更何況这次要为革命老人寻找在社会主义陣营中失散的唯一儿子，更是我的責任了。有道是“事在人为”，我岂能畏难而退！我相信只要下定决心，在党的支持下，这个任务一定能够胜利完成。（咕白）对！我一定要下定决心，尽我的力量去做。

（唱）想我是身为人民戶籍警，

替居民分忧解愁理該应。

定然要下定决心去寻找，

使老翁骨肉团聚乐天倫。

〔表〕丁尧培打定主意，安心入睡。第二天，他就將此事向所长汇报請示。所长一听，也感到事情确实非常难办，但这是公安人員的職責所在，他說：“尧培同志，事情虽有困难，但我們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誼是血肉相联的，这种世界上最偉大、最珍貴的友誼，就是完成这桩任务的有力保証，我相信革命老人的儿子一定可以找得到的，领导上将尽一切力量，支持你去完成这桩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！”

丁尧培同志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，信心更坚定了。他又去訪問李德山老人，詳詳細細地探問了季凌云同志下落的各种綫索，縱然一鱗半爪，都作了周密的推敲和分析。当夜又写了份寻訪計劃的書面报告，他准备第一步先向本市有关外交机关着手查訪，然后再向外埠了解。經組織上批准同意后，丁尧培备了介紹信四

处奔波寻訪。可是，他跑遍了市人委的外事处、华侨办事处、中苏友好协会，虽然这許多机关里的接待同志，听說是为革命老人寻找在苏联的亲人，都非常热忱地負責地代为翻查各种档案資料，有的还代为挂电报、写公函輾轉相問，但仍然沒有找到头緒……后来，丁尧培又到杭州、天津、北京等大城市去寻找，但仍然徒劳往返，毫无着落。半年过去了，丁尧培总是千方百計去探訪，各地的复信、回电都来了，結果还是“情况不明，无法寻找”。这时，丁尧培的臉上一天天的消瘦，心情感到越来越沉重！

丁尧培：（唱）为寻訪凌云同志影和踪，

我虽是披星戴月奔西东。

事隔如今已半載，

仍然是千条万綫俱落空。

倘然任务完不成，

自覺慚愧見李翁。

我好似肩担責任千斤重，

一腔愁緒填滿胸。

（表）丁尧培想到此間，感到辜負了組織上的期望和人民群众的重托，一种政治責任感深深地鞭策着他，使他覺得慚愧无地，內心痛苦万状；但再一想——

（唱）想当年，李老翁，

出入枪林彈雨中。

为革命事业来斗争，

出生入死多英勇。

我岂能略遭波折心意灰，

定然要再接再厉不放松。

〔表〕丁尧培同志下定决心，信心百倍地繼續設法寻找。所长和上級党的领导也非常关心这件任务，經常听取丁尧培的汇报，和指导他进行工作。在党的全力支持下，又过了几个月，終于被他打听出来了：哈尔滨公安局局长宋少卿同志，原来是季凌云生前的同学，他写了封信來說：“季凌云同志已于1933年在苏联莫斯科病故，生前与一个苏联姑娘感情非常好。凌云死后，是由她料理后事的，但是这位姑娘叫啥名字，現在何处，并不知道……”

丁尧培：（表）丁尧培接到这封信后，感到又喜又忧。喜的是：凌云同志的下落总算查明了；忧的是：凌云同志不幸早年去世，真所謂“壮志未酬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滿襟”！倘然李翁聞知这个消息，不知道要怎样伤心呢！但轉念一想，是好是歹，事情总算有了眉目，所以要要紧来到李家，碰头李德山。

（白）李老先生。

李德山：丁同志来啦！快請进来！

丁尧培：告訴你一个消息，你儿子季凌云同志的下落，現在

已經查明了……

李德山：(表)李老翁一听，如获至宝，要紧搶上一步，握紧丁尧培同志的手。(白)真的！謝謝你啦！丁同志！那么他現在啥地方工作？身体好嗎？为啥二十年来未曾写封信来？……

丁尧培：(表)李老翁一連串問題，把丁尧培問得窘住了，心里有股說不出的难过。(白)这个……老先生，我說出来，你听了千万勿要难过。

李德山：(表)李老翁听說儿子有了着落，心里感到非常兴奋，但又听見丁尧培同志对他說勿要难过，又感到蛮奇怪；所以要紧問一句。(白)丁同志！我儿子究竟那能啦？莫非……

丁尧培：(沉痛地)是的！季凌云同志不幸在1933年在苏联莫斯科病故了。

李德山：呀！这……是真的？

丁尧培：今天我所里接到哈尔滨公安局局长宋少卿同志的来信，是他告訴我們的消息。

李德山：(表)李德山听到这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好象万箭穿心，頓時觉得头晕眼花，支持勿住——

(唱)聞此言好似晴空霹靂响，

不由我痛断肝腸泪滿眶。

实指望父子重聚天倫乐，

凌云儿为祖国建設献力量。

誰知道事與願違成空想，

凌云兒壯志未酬一命亡。

丁堯培：（表）丁堯培見李德山老淚縱橫，萬分悲傷，急忙勸慰他。（白）老先生，季凌云同志獻身於革命事業，雖然不幸身亡，也是非常光榮的，況且人死不能復生，請你還是保重自己的身體要緊。

李德山：丁同志呀！

（唱）感謝你一片誠意熱心腸，

我還有一事問清爽。

凌云兒生前何人奉湯藥，

死后尸骨誰埋葬？

丁堯培：提起此事，還多虧了一位蘇聯姑娘，凌云同志的生前死后，全靠她照料的。

（表）接着丁堯培又把宋局長的來信，詳詳細細地對李老翁講清楚。

李德山：（表）李德山听了之后，非常感動。

（唱）聞听此言感胸膛，

多蒙那蘇聯姑娘好心腸；

待我兒深情厚意友誼長；

天高地厚難比方。

我還有一事問仔細，

那姑娘叫啥名字住何方？

丁堯培：這……宋局長的來信中也說勿知道，我們現在還

沒有進一步地探問。

李德山：丁同志，我再懇求你，設法讓我和這位好心腸的蘇聯姑娘通個訊吧。

丁堯培：好吧！讓我想辦法！

〔表〕丁堯培雖然答應了李德山的要求，但回到所里，仔細一想，又擔憂起來。他想，這又碰到一個難題啦！蘇聯有二千二百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面積，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，有兩億多人口的這樣一個大國，要去找一個無名無姓的姑娘，真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哩！可是，他深深地相信所長說的話：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是血肉相聯的，我們兩國親如一家，天大的困難也能解決，因此他仍然滿懷信心地向組織上匯報了這些新的情況，李德山迫切的要求和希望。組織上對此非常重視，擬好文件，層層上報。最後，文件到了中央公安部和我國駐蘇聯莫斯科大使館，在中蘇兩國政府的支援下，奇跡果然出現了，這位非常熱忱，而又非常平凡的蘇聯女公民，結果竟然找着了！

原來季凌云生前最親密的女友，是一位在海參崴東方大學讀書的女學生，她的全稱是呂·叶斯金娜·謝尼婭。她現在是莫斯科礦業大學的教授啦，還擔任俄文系的主任。

丁堯培獲得了這個消息，馬上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李德山。李德山非常高興，馬上鋪箋揮毫，寫了一封熱

忱洋溢的信，信从上海发出，直到莫斯科矿业大学，送到了謝尼婭的手里。

这天，謝尼婭同志下課后，正在办公室休息，忽然有位教授跑进来对她說：“謝尼婭同志，有封从中国寄来的信！”她起初还不相信，直到教授将信放在她面前，才使她惊奇起来：“呀！是誰写給我的信呢？”她仔細地拆开信封，抽出信箋一看，但見信紙上写着的墨笔字，龙飞鳳舞，鉄划銀鈎，——原来謝尼婭同志在海参崴时，曾跟季凌云学过中文，非但会写、会念，而且中国話講得很流利。这时，她怀着好奇心，看完了这封信后，突然使她惊呼起来：“啊！舒拉！”她做梦也沒有想到她一生中最亲密的中国朋友舒拉的父亲还活着，而且会找到她，写这封热情洋溢的信給她。禁不住两行热泪，夺眶而出，象断綫珍珠般地流了下来。

教 授：（表）这时，旁边站着的那位教授，看到謝尼婭看完信后，忽然会哭了起来，感到非常奇怪。（白）謝尼婭同志！怎么啦！发生了什么事啦？……

謝尼婭：（抽噎地）謝謝你！没有什么……因为我……太感动啦！

教 授：謝尼婭同志，这是誰給你写来的信？

謝尼婭：是我的一位中国最亲密的亲人給我的来信……

教 授：（高兴地）唔！那太好啦！謝尼婭同志，这太荣幸啦！
那你應該高兴啊！

〔表〕此时，上課鈴响了，謝尼姬和那位教授分手，走进自己的教室里。可是今天謝尼姬在教課时，心里总是惦念着舒拉，不能平靜下来。講話的声音有些顫动，她的眼圈是紅紅的，望出去眼花撩乱，总觉得舒拉好象坐在教室前排第二只位子上，睜着烏黑明亮的眼珠，笑容滿面地听她講課，使她險些高声把舒拉的名字喊出声来。可是仔細定神一看，那儿来舒拉的影子，原来这是一位年輕的中国留学生在听課。

下課后，謝尼姬急忙回到家里，一进臥室，就把門关起来，从照相簿里翻出了舒拉生前的照片，虽然照片的顏色，因为时隔已久，有点发黃了，但舒拉的黑眼珠，还是那样神采奕奕地凝視着她，使她又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往事。那时她还是个共青团員，一面在“五一”工人俱乐部工作，一面在东方大学讀書，因而認識了舒拉，这对青年人为了共同的理想所鼓舞，慢慢地播下了恋愛的种子，他們共同工作，共同学习，共同生活，相处得多么美好啊！……可是，不幸的日子来了，舒拉病了！她又記起来怎样照管舒拉，从診療所到医院，从病床到手术間，苏联党和政府都想尽了办法为舒拉治疗，可是，舒拉还是离开了人間……想到这里，謝尼姬不平靜地坐在沙发上，禁不住珠泪滾滾，夺眶而出。

謝尼姬：（唱）回忆往事珠泪抛，

万般辛酸思如潮。